

譯 園 吟 羅 • 著 特 列 普

第二次大戰中 蘇聯的外交



THE WATCHING EYE

重慶復旦大學文學摘出版社發行

第一章 緒論

自德蘇於一九三九年八月簽訂不侵犯公約，蘇軍佔領東波白俄區和烏克蘭區，接着德蘇又於九月底訂立劃分波蘭協定、通商條約、和提議停戰以來，世人對於蘇聯發生了不少的誤解和惡感。

由於這些協定和提議，蘇聯被責爲「出賣民主主義」、「破壞和平陣線」、並弄玩不顧信義的詭詐手段。由於佔領上述土地，世人指摘它不但破壞了它自己和波蘭所訂的不侵犯公約，並且「拊波蘭之背」，阻礙了它繼續抵抗德國的侵略。

我想盡我所能，以公平的態度來詳盡地討論這些責難。我得首先指出我們在評衡任何有關蘇聯問題時幾乎都會遇到的困難。這個國家離開英國很遠，而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不容易親自到那裏去研究它的現象；它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之下的生活，在從未在那種制度中生活過的人，的確是一件不易瞭解的事情，因爲那裏生活所據以進行的一切基本前提，與我們在西歐的生活所根據的一切基本前提完全不同；而且，尤其是，我們的統治階級以及與統治階級利益相一致的報紙，有一種強烈的企圖，想把一種虛偽的見解供給我們。結果，即在平時，呈

現於我們面前的關於蘇聯國內任何實際情形的描述，也和戰時我們所能看到的關於任何地方實際情形的描述一樣暗昧，一樣歪曲。

爲什麼我說我們的統治階級有一種強烈的企圖要把虛偽的蘇聯見解供給我們呢？我希望我可以回答這問題，縱不能夠十分從簡，但總可以答得很明白。第一，我們稍加思索，即知我們的現在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很不行；我們有些人太富，有許多人陷於絕望的不必要的困窮；數百萬人沒有工作，另有數百萬人却缺乏他們可以做得出來的東西；糧食和其他原料在平時被毀滅，而數百萬本可以享受這些的人都餓死，以致戰時感到存貨缺乏；國與國間的情緒緊張萬狀，弄得大家全身武裝，以待一戰——這種人人皆知遲早終究要降臨的戰爭，事實上於一九三六在西班牙即已開始，現在當然是毫無疑義地開始了。第二，當數百萬工人正在奇怪爲什麼這些罪惡存在於世界生產力可給予我們真正和平與小康之時，並在推攷激結是否在於制度的時候，蘇聯這個由工人建立並由工人經營，既沒有從它以前的上層階級、也沒有從任何國家的統治階級得到幫助——實際上反而還有許多障礙——的國家，開始以卓越的姿態出現。如果西歐民主國家的工人一旦覺得這個新國家是一個成功，他們將堅決主張廢除其本國現行的社會制度，而代以一社會主義的制度；我們的統治階級當然不願意這種事

情發生。統治階級的若干分子也許真的相信我們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好制度；但有一件事情他們都是明白知道的，那就是，這對於他們實是一種很可愛的制度，能給予他們舒適煥和的生活，甚至能給予他們的安全——至少到最近為止的安全。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必然會產生一種強烈的企圖，竭力把不利於蘇聯的景象給與英國的民衆，不論它是否與實情相符；並且因爲具有種種便利，到現在為止，這種工作做得相當出色。英國有數百萬人民，不但在中產階級之中，並且在工人之中，都受了這種影響，抱着最光怪陸離的關於蘇聯的錯誤觀念。我不必暗示蘇聯是十全十美的，或蘇聯從未有過錯誤；我祇須直言，並且能夠直言，凡是真正有機會研究蘇聯的人，一定承認二十年來蘇聯在工業、農業、科學、教育、航空、軍力，差不多人類活動的一切部門內，都已從空前的困難中進步到了世界史上得未曾有的程度。我們的統治階級深知，如果要在紛擾不安的時代保持他們的地位，那就必須把蘇聯描成一幅並非異常進步而只是一種不成功的試驗的圖畫，不斷地映到民衆之前；這幅圖畫足以阻止千百萬工人階級作如下的想法：「如果帝俄時代的落後工人，在戰爭、革命、和飢荒之後，能在二十年之間有這樣偉大的成就，那就只要十年的時間，不經過戰爭、不經過革命、不經過飢荒，把英國造成一個地上的天堂，而且我們一定做到！」

三類列強

提出了這個必要的前奏和戒之後，我且回頭來討論對蘇聯的這些責難；這不能不稍爲檢討一下最近的史實。我得首先指出，將西洋世界劃分成爲兩大思想集團，如許多批評家現在所主張或暗示者，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世界分爲三個集團。第一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蘇聯；第二是一羣我們可以稱之爲西洋民主政制的國家（希特勒稱之爲財閥民主國家），大體上由金融資本所統治，但在實現上表現爲範圍和程度各有不同的政治的（但非社會的或經濟的）德謨克拉西形態；第三是兩三個法西斯國家，爲一種退化的和約制的金融資本主義形式所統治。

這三類國家共存於一個世界之中，在這個世界裏面，現存的一般社會制度和特殊的法西斯主義的種種根本的困難和矛盾，以及由此而來的無盡的戰爭危險，迫使每一國家設法與其鄰國締結同盟，或至少簽訂互不侵犯公約；所以在開始討論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與德意志這

● 空想的社會主義評論家以及其他批評家也許會反對我的見解，以爲蘇聯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我不能與他們苟同，但我不必在這裏申述這一個論爭，因爲不論從何種見地，我們決無理由把蘇聯歸屬於其他兩大思想集團之一。

個主要法西斯國訂結一連串協定的環境時，研究一下這三類國家必然會訂結一些什麼性質的公約或盟約，以及在這種集團或同盟方面它們已經達到了怎樣的一個地步，不爲無益罷。

先論西洋民主國家，我們很可以想像得到：它們會與蘇聯訂結盟約或協定，因爲在領土和安全都受法西斯國威脅這一點上，它們與蘇聯是共同的；但他們也會與法西斯國訂結盟約或協定，因爲它們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在仇視和恐懼社會主義這一點上，彼此是更加共同的。至於法西斯國，它們自然願與西洋民主國訂結協定；但在某種限度之內，也願與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訂約。蘇聯則可以與所有在本質上與它絕對不同的國家完全不相爲謀，或者除了訂結商約及純粹不侵犯公約外，超然局外；但如條件滿意，也許會與西洋民主國結成同盟。轉而考察三類國家實際所做的並舉德國這一主要法西斯國爲例，首先我們看到，在蘇聯尚未採行與西洋民主國提攜的政策及於一九三四年加入國聯以前，德國對蘇的關係是非常友好的，甚至非常親密的，而這種關係現在我們很少有人記得起來了。

這種友好和親密的關係，當然表現得很巧妙。希特勒上台以後的第一個實例是一九三三年他剛任總理時對『星期快報』所發表的談話。在這篇談話中——德文本發表於柏林，作爲外交政策的正式申述——他一方面抨擊凡爾賽和約和法國，並對波蘭走廊嘖有煩言，但於蘇

聯則未置一辭，且謂共產主義是德國的內政問題，決不牽涉任何外國。誠然，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適在國會縱火之後，於柏林所作的競選演說中，曾攻擊蘇維埃，聲言「與其任蘇俄自由，毋寧在德國牢獄」之爲愈。但那是一篇競選演說，而只過了三星期，他在國會所作一篇著名的宣政演說中，照例大談法國和凡爾賽和約之後說：

「至於蘇聯，德國政府亟欲保持友好的及互利的關係。……政府……特別適於對蘇聯施行這樣一種政策。對共產主義的鬥爭是我們的內政，在這方面我們決不容受外界的干涉；但本國與其他列強的政治關係，由互相利益相聯繫者，將不受此事的影響。」

他之覓取友誼和互惠，並不以空談爲止，因爲就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中，他批准了一筆貸給蘇聯二萬萬馬克的信用借款。

一九三三年的德蘇條約

希特勒和一位不但是共產黨並且是猶太人的蘇聯駐德大使作冗長友誼的談話之後，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批准德蘇兩國一九二六年柏林條約的延長。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間

● 關於這個問題，他的報紙曾於不同的時期談過於共產黨、L. 赫連斯先生、和我自己。

，兩國訂了許多條約，其中八個比較重要，而在希氏當政最初四年之內，無一宣布廢止；這個條約即是其中之一，原於兩年以前即一九三一年業已滿期。當時政府繼續牽延，未加批准，直到希特勒才加通過。從這一文件中，我們可以引述下面幾段話：

「德意志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為盡力維持世界和平之願望所驅，並因深信蘇德兩國人民的利益繫於一種繼續無間的互信合作，故同意訂立特定條約以鞏固兩國現存的友好關係……」

「第一條——德蘇關係仍以拉巴羅條約為基礎。德意志政府及蘇聯政府為達到關於互利的政治性及經濟性問題的諒解起見，願繼續作友誼的接觸。」

「第二條——如締約國的一方，雖採取和平行動，而仍遭受一第三個或數國的攻擊，則在整個衝突期內，締約國的另一方應嚴守中。」

「第三條——如有兩者情形之一，即或由於第二條所述衝突的結果，或兩締約國均不牽涉軍事的糾紛，而第三諸國竟欲為對於締約國的一方施行經濟的或金融的抵制而組織集團，則締約國的另一方不得參加此項集團。」

（這就是第五章所述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不侵犯公約序言中所述及的條約。第一條中提及的拉巴羅條約在第二章中再論。）

在一九三三年中，德蘇間誠然有些爭執，報紙上也有攻擊，但至十月，又恢復和協；當時柏林官報聲稱：「決不使政體之不同而影響兩國間的和好關係」。

一九三三年如此；一九三四年如何過去的呢？開始很好，因為希特勒在一月三十日對國會所作宣政演說中說：

「兩國生活態度雖有極大不同，但德意志帝國本年仍努力與俄國保持友好關係。如果史丹林先生在其最近所作的偉大演說中表示德國恐有反蘇之舉之憂慮，則余應在此改正此種意見……吾等歡迎藉訂結公約穩定東歐之願望；如此舉之主要攷慮含戰略性及政治性少而鞏固和平性多，則尤所歡迎。」

後來在一九三四年四月，當蘇聯政府提議簽訂一個保證波羅的海諸國中立的公約時，希特勒發表一篇聲明，我們可以引述下面這句話：

「蘇聯政府現欲致力恢復德蘇信任關係，此固為吾等之所竭誠歡迎。而且德意志政府每遇適當機緣，亦均割切申述此種願望。」

他接着說：至於訂結一保證波羅的海諸國中立的協定，則無需要，因為沒有理由可以假定它們有受蘇聯攻擊的任何危險；並謂德政府不準備簽訂此種保證，因為

「德意志政府認為去年所批准之柏林條約，含有保全及形成其互相關係之一切原素。」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即當一九三四年蘇聯不但大增軍備，並且還公然表揚這個事實的時候，希特勒在其再三強調的德國擴軍論據中，從未暗射過「蘇維埃威脅」的觀念。關於德

國擴軍的任何正式公文中，既未提及蘇聯，亦未提及紅軍。無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號的『當代評論』謂希特勒的「反蘇虛嚇」爲一「政治詭計的大傑作」，而把那些「受希特勒已把他們從布爾希維主義拯救出來這句斷言所欺的人」，置於「少數老朽昏庸的富寡婦或少數目光近視的理財家」之列。

但是後來多半因爲蘇聯與西洋民主國相當合作，德國於是日懷敵意。它發動了防共公約：一方面企圖說服西洋民主國，意謂它自己的權力應該維持並予增加，以便構成一「防赤堡壘」；他方面企圖撫慰它本國的人民忍痛受苦，謂爲打破蘇聯以武力毀滅德國計，忍受苦難，實爲必需。

德國對西洋民主國的一貫態度，大體上是一方面準備通商和借款，一方面在政治上却是無比的橫暴和侵略。

初期的蘇意關係

另一歐洲法西斯強國意大利的態度，亦復如此。它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便承認蘇聯，是最先承認蘇聯者之一。

一九二九年六月，巴爾波 (Balbo) 將軍率領一隊水上機正式訪問俄國黑海口岸；一九三三年五月，又有一隊意大利潛水艇駛往巴頓 (Batumi)。這種俄國革命以來以潛艇訪問的創舉表示了意蘇的友好關係。這一期內，法西斯意國曾與蘇聯談判並簽訂幾次商約，而且像德國一樣，放了很大的款給它。

意蘇友好關係由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公約的簽訂而正式確立，依據該約，意國允諾不參加有損蘇聯利益的任何集團或外交諒解；該約至今依然有效。意國報紙指此約是當年政治上最重要的事，『消息報』(Messaggero) 著文評此為「達到歐洲復興的最重要步驟之一」，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一切國際舉動的精神和趨勢」相符合，為「依照墨索里尼政策的精神，沿着歐洲合作的路線而前進的重要步驟之」。該報聲稱：「這是墨氏的功績；因墨氏是首先感覺倘得不到德蘇兩國的合作，建立新歐洲的任何企圖皆屬徒然的一個人。」

墨氏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在其自己的機關報『意大利人民報』上發表一篇題為：「意國與俄國」的文章，自贊其「有助於」俄國，謂意俄條約的締結，使俄國「脫離了孤立的地位」，並且已因此而導成「俄國與西洋列強的密切合作」，從而使「歐洲一個很大的部份」也得到了穩定。總之，羅馬頗以能使「俄國同向歐洲協調的懷抱」為自榮。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蘇維埃艦隊駛往拿泊爾，以報五月間意國潛艇隊的聘蘇，並受到盛大歡迎；同年十二月，李維諾夫應首相之邀，報聘羅馬，這次聘問在意國報上目爲「具有歷史性的大事」。墨氏的機關報曾發表「俄國與墨索里尼」一文，文中說：「墨氏用一種不容他人懷疑而只許他人接受的權力和威信來統治這個二十世紀——他的時代；世界上偉大的歷史事蹟，只有用這樣的次序來排列：拿破崙戰役，麥贊蘭及梅特涅，世界大戰，現在的墨索里尼。」

意大利像德國一樣，祇有在蘇聯開始與西洋民主國——尤其是法國——合作時，才對蘇聯抱着惡感。

英國的態度

西洋民主國，尤其是英國，在那動盪的時代中，對於法西斯國、特別對於德國的態度，是願意通商和願意作間接的資助，雖在法西斯國家的橫暴和侵略表現得太過分的時候，英國也會作不明顯的反對；但在政治方面，英國是根本屈服的，因爲英國的觀點，也堅持應不惜犧牲任何代價來維持法西斯政府以應付國內外的困難。同時，西洋民主國對蘇的態度，是表

示願意通商，甚至給予放款；但在政治上却老是冷眼旁觀，懷着惡感，並且逐漸由輕視改變為恐懼。

兩相比較，希特勒上台前後德國對蘇的好感，遠較英國對蘇為多。

蘇聯對法西斯國及對西洋民主國亦即對一般資本主義世界的態度是這樣：它自始即願與任何國締結商約和不侵公約，祇要它們願意；但截至一九三四年為止，它總是持着比較超然的態度，不會和它們有密切的接觸，直到一九三四年它才在政策上採取了一種新步驟。當時它似得到一個結論——這個結論照後來的事實看來是太樂觀了：西洋民主國已傾向於和平及反對法西斯主義，所以它便試圖與它們合作，因此它加入了國聯。爲了這種和民主國的合作，它失却了法西斯國對它的好感。它對它們日益增漲的惡感的反應是繼續充實它的軍力，並明白表示它將抵抗德意兩國或第三個法西斯國日本對其領土的攻擊；對於日本這個國家，在英法看來雖不感到直接的威脅，而從蘇聯的地位來看，却是很重要的。

蘇聯之加入國際聯盟，確是蘇聯企圖與西洋民主國合作反法西斯主義的開端，這種企圖它一直堅持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本書的故事，大體上是敘述蘇聯在這五年來，尤其是一九三九年三月至八月期內，對西洋民主國所抱好夢逐漸幻滅（並且是有充分理由的幻滅）的故事。

第二章

二十年間

我們在討論那個最悲慘的時期以前，姑且先回頭一瞥最近二十年間的歷史。這對於瞭解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前二十年的事實演變，不無裨益。這一次的歐戰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和凡爾賽和約所播下的種子這句話，到了現在已變成不辨自明的真理。這一真理即熱烈擁護凡爾賽和約如張伯倫之輩也一再道及，所以更值得仔細研究。在作這樣的研究時，便會發覺這一真理比起僅僅用來作為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弗朗哥屈服的論據具有更廣大的意義。

俄國革命引起惡感

上次大戰結果之一是德國大敗而瓦解。但另一個結果却是歷史上最大的革命，即俄國革命；在這次革命中，一個廣大國家的人民大眾把他們自己從地主和資本家那裏解放了出來，開始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引起了世界列強的惡感；它們用武裝干涉和支持反革命叛徒的方法，想扼死這個新生的蘇維埃。這些舉動失敗後，列強就不得不相繼與蘇聯發生外交

關係。但是這些關係，在英國等列強方面，並未發展成爲任何密切的友誼。並且惡感是反而層出不窮。有時惡感非常直率而尖銳，例如一九二三年爲了漁權爭執及其他次要事情，寇松侯爵竟提出最後通牒；一九二七年二月奧斯頓·張伯倫爵士對於俄報上發表了一幅認爲攻擊他個人的漫畫那樣的小問題，便大發其含有最後通牒意味的論調；一九二四年老麥唐納爲了偽造文件案寫了一通恫嚇性的通牒（事實上英國外交部 and 內政部是職業偽造文件者的好主顧）；一九二七年內相瓊遜·希克斯爵士因自己常在演說中談到「赤禍」，爲着要搜求根據，竟派警察搜查蘇聯駐倫敦的商務機關，因而斷絕了外交關係；一九三三年約翰·西門爵士也提出了一個最後通牒。

在其他國家的行動中，也還可找到許多別的實例。但我們只要提出一點就夠了：在各國統治者的心目中，這一個韋勃夫婦所謂的「蘇維埃共產主義：新文明」（按即韋勃夫婦所著兩卷大著的命名）對他們的文明即是一個挑戰，一個威脅。

顯然的，最近二十年間，有許多幕後的企圖，一再要想孤立蘇聯，把列強團結到反蘇同盟裏面，或推出一兩個強國與蘇聯衝突。雖一方面因爲列強之間意見參差，互相猜忌，一方面因爲蘇聯的外交手腕靈活，這些企圖都沒有成功；但直至一年前，歐洲還有六七個國家拒

絕承認蘇聯：甚且其屢次企圖協力鎔死蘇聯的事實，也不斷地出現於歐洲外交文書之中（如果各國的祕密紀錄發表出來，那就更加明白）。

這些話似乎太武斷，而蘇聯人民中間流行的所謂他們是被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所包圍這個信念，看上去好像是一種幻覺。住在英國的人，自然很容易作如此想法；但國際協定和國際會議的歷史，對於我上述的見解，却給予有力的實證。

熱諾亞與洛加諾

我們姑且再來舉兩三個實例。第一是一九二二年由當時英首相勞合·喬治任主席的熱諾亞會議，這次歐洲各國集會的目的，在於復興戰後的廢墟。蘇聯代表接到通知，說是如果他們的國家要想得到復興因大戰和內戰而破壞的殘跡的助力，必須放棄其社會主義的計劃而同意恢復資本主義。但蘇聯決然加以拒絕。在同一會議上，戰敗的德國被冷冷地擯在一隅，並被視為一敗類，這就給蘇德留下了培養合作的好機會；而更使英法憤懣不平的，却是拉巴羅條約的締結。列強為想一舉擊碎「匈奴」（指德人）和「赤黨」，用力未免過分而勉強；故在後來的幾年中，屢次企圖破壞德蘇的合作，並組織一個反蘇的列強陣線。

三年以後，洛加諾條約又給了我們一個實例。這是一九二五年底英國外相奧斯頓·張伯倫與墨索里尼在地中海作一次外交蜜月旅行以後訂結的。洛加諾條約被讚揚爲法、英、德、意、波、捷、比的和平保障。但不幸這些以和平爲號召的同盟，却引起了「對付誰的同盟」這個問題。關於這疑問，英政府一分子的奧姆斯貝·戈爾先生（現封爲哈禮許勳爵）於該約簽訂後所作的一篇演說中，儘夠答覆明白。他說：

「基督教文明的團結，對於防止歐洲歷史上所發生最不祥的發展是必要的。……洛加諾會議所掙扎的，就我所見到的是：德國的將來是和西洋列強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呢，還是和蘇聯合作從事破壞西洋的文明。……洛加諾條約的意義是：德國現在的政府已脫離俄國而投到西洋列強的懷抱了」。

洛加諾條約訂結後兩年，鮑爾溫政府搜查蘇聯駐倫敦商務機關的暴行，大家都認爲意圖孤立蘇聯和向它挑戰的信號。從此蘇聯的使館受攻擊者不止一國。但其他列強尙未準備動作，因而孤立蘇聯的企圖未能完全實現。

西門爵士替日本說話

一九三一—三二年日軍攘奪了東三省，並開始實行在蘇聯邊界挑戰的政策。他們的行動